

祠堂与龙

■ 王银

我国神州大地被人们称作龙的故乡，华夏儿女被称为龙的传人。传说年和龙都是一种怪兽。为了了解龙的真面目，春节前夕，我来到了滕州具有皇家建筑风格的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家祠堂。

位于滕州城区西门里街的王家祠堂，是咸丰帝师王东槐的专祠，建于清同治九年。王家祠堂原有房屋66间，现仅存后大殿、穿厅、御赐碑亭、东厢房、西厢房、东暖阁、西暖阁等20多间房屋，这20多间房屋又分为前、后两个院。处处可以看到龙的影子。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门口过道柱子上的两个龙头。在前院，我们能看到穿厅的顶脊、垂脊的左边和右边都有龙。御赐碑亭的四个垂脊上分别有两个龙。御赐碑的上面和下面各有龙，虽然御赐碑下面的龙头在“文革”时被破坏了，但是我们仍旧能看到龙的尾巴、胡须、甲片和翅膀。穿厅的前、后两个门外走廊的柱子上也各有一个龙头。进入后院，大殿和东、西厢房的屋脊上都是龙。我们仔细观察，发现王家祠堂主要建筑物的瓦当上也有龙的图案。

王家祠堂的龙各式各样，千奇百怪，这与龙生九子的传说有关系。据明朝李东阳《怀麓堂集》一书介绍，龙的九个儿子分别为：囚牛、睚眦、嘲风、蒲牢、狻猊、螭员、狴犴、负屃、螭吻。

九个儿子各有特长，在王家祠堂我们能见到的有嘲风、螭员、负屃和螭吻等。螭吻是龙形的吞脊兽，在王家祠堂的大殿、穿厅、厢房和大门的顶脊的左、右两边，螭吻口阔噪粗，做张口吞脊状，并有一剑以固定之。传说嘲风平生好险又好望，王家祠堂大殿、厢房、御赐碑亭和大门的垂脊上就有嘲风，形似兽，位于“骑禽仙人”的后面，嘲风不仅象征吉祥、美观和威严，而且还具有威慑妖魔、清除灾祸的含义。龙的第六个儿子螭员，又名霸下，平生好负重，力大无穷，王家祠堂前院御赐碑的下面就是螭员，可惜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它的尾巴、胡须、甲片和翅膀。御赐碑的上面是负屃，似龙形，平生好文，“御赐碑”三个字被两条负屃互相盘绕着，看似在慢慢蠕动，和碑座的螭员相配在一起，更觉壮观。王家祠堂大殿、厢房、过厅、御赐碑亭和大门的垂脊的最上面是“鱼虬”，“鱼虬”也叫螭吻，形状像鱼，一说“鱼虬”是螭吻的前身，相传在南北朝时，由印度“摩竭鱼”随佛教传入，它是佛经中雨神座下之物，能够灭火，用它作镇邪之物以避火。

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龙是皇权的象征，民间建筑不允许有龙的图案。王家祠堂处处有龙的影子，龙围绕着王家祠堂。王家祠堂的皇家建筑风格，见证了我市历史文化名人、咸丰帝师王东槐的一生。

情系红色收藏

■ 杨军 李霞

2013年9月22日，第三届中国知青文化艺术节在济南菠萝峪举办。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香港与海外的众多老知青1000多人聚集在这里。

在知青文化研讨会上，有一位老知青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和关注。

他叫刘德保，上海老报馆馆长，是一位“老三届”。60年代末就开始投身于“红色收藏”。迄今为止，他的老报馆已藏有建国以来包括连号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在内的老报纸50余万份，上世纪50至90年代的新闻片、记录片、故事片等电影胶片4000多部，各时期宣传画及电影海报上万余张，不计其数的纪念章等红色收藏物品。

刘德保是一名“老知青”，为参加座谈会，他从千里之外带来一台电影放映机和十多部老电影胶片、50多份老报纸，让全国其他地方的60多位“老知青”从影视、图片等方式回味红色经典。

在知青联欢节目展示前，刘德保为知青们放映了一场经典资料影片锦集。当屏幕上出现全国知青响应祖国号召上山下乡时的画面时，在座的知青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刘德保自老报馆成立至今，已连年举办“国庆”、“建党”、“建军”、“抗战”、“援朝”、“知青文化”等多个主题的红色收藏展。2003年，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应邀在毛主席旧居举办个人红色收藏实物展。同年，赴新加

坡成功举办“毛泽东时代红色收藏展”。2004年，举办“纪念‘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主题收藏展”。2005年，举办“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电影系列收藏展。2006年，受邀新加坡国家艺术节举办“百年电影系列收藏展”。随着老报馆的藏品在各地展出收获了国内外界的许多赞誉，刘德保也因此成为收藏界有名的“红色收藏家”。

刘德保的头上有顶“红色收藏家”的桂冠，他对这个称谓也颇为得意和自豪。因为他收藏有数不清的与红色收藏有关的领袖画像，塑像，徽章、宣传画、报纸、照片甚至搪瓷茶杯等。不仅是“藏”，他还在国庆节、党的生日、抗战胜利等纪念日到各处举办展览，把自己的收藏成果与他人分享。

一块幕布、一台放映机、一套音响，这三件套就是一场露天电影所需要的全部设备。在上海曹杨路谈家渡刘德保的家里，这些设备就安放在一间有小仓库里，里面有他收藏的3600余盘老电影胶片。此外，老刘在弄里还开了一家“白云照相馆”，每逢年节星期礼拜他都要免费放映露天电影，并及时告知大家，居民们看老电影都已经成了习惯。自2002年在吴江路步行街第一次放映公益电影开始，他的流动电影院的足迹已经遍布上海10个区县。附近小区居委会干部只要向老刘提议到社区里放映，老刘一口答应。“哪里需要，我

冯玉祥将军与台儿庄大战

■ 吕东来 余自言

爱将牺牲 痛哭失声

当台儿庄大战之序幕战——淮河阻击战正酣之时，冯玉祥出于对爱将张自忠的关爱，对上窑、考城我军将士英勇杀敌，给予很高的评价，曾作诗《上窑考城》一首。

淮河阻击战给日寇以迎头痛击，使其付出死伤数千余人的惨重代价，仍不能跨越淮河一步，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勇气和必胜信心，对整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产生了积极影响。冯玉祥将军又赞扬张自忠第59军：“徐州以南一战，克复小蚌埠，声威大振，不但援救了友军，而且也振奮了一般部队的士气。”

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张自忠将军在山东的临沂打了胜仗，日本人的大队攻临沂城，守临沂的是庞炳勋。双方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正从日军的右侧背用了个拦腰截击的办法，把日本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冯玉祥说：临沂这一仗是张自忠和参谋长张克侠、38师师长黄维刚、180师长刘振三，庞炳勋及其第39师师长马法五，还有第77军军长冯治安等将军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一次大胜利。这些将领全都曾是原冯玉祥的部属，张克侠是中共特别党员。张克侠与张自忠将军并称“二张”，抗战中佐助张自忠将军征战南北，人誉之“克敌克己，侠胆侠风”。

1938年3月的临沂大捷后，张自忠部几乎是每战皆捷，让日军又恨又怕，一度称之为“现代关公”。后来蒋介石曾说过：“中国要有十个张自忠，就能把日本打出中国去！”

冯玉祥是张自忠的老长官，张自忠的军旅生涯就是从冯玉祥手下开始的。所以他一直感谢冯玉祥的知遇之恩。从始至终对冯将军很敬重。1939年8月，他赴重庆述职，事毕回到防区前，到冯玉祥那里去辞行时，就已经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态度了：“两人互道珍重，依依而别。走出去不远，张自忠又停住了。他预感到自己很难再与冯先生相见，决不能就这样与先生分手，他要再看一眼恩人，怀着决别的心情回到屋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重重地向冯玉祥磕头……冯玉祥因惊愕而语塞，但他明白，莫忧行此大礼意味着什么。”早在那时，张自忠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战死在沙场上了。

每到战斗最困难之时，张自忠总是不加请示就上前线，不止一次受到冯玉祥和李宗仁的批评。最终“尽忠报国”

就去哪里放。”

一句承诺听来简单，却是老刘这十多年来的真实写照。老刘称自己一年中超过半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进行收藏展览，退休后的生活比过去工作都要忙碌，但老刘觉得很乐观很充实。。

刘德保透露，收藏“红色记忆”取决于自己对“知青”的深深情结。刘德保还有另一个爱好——收藏旧报纸，现在，他家的仓库里藏了50多万份报纸，全部都反映了当年知青们的生活、生产情况。

如今，老刘已经拥有3600余部50年代至70年代的老电影拷贝、20多台电影放映机。在与一些老知青的交流中，他发现大家都特别怀念过去的老电影。为此，老刘拿出收藏多年的老电影胶片，在自家照相馆门口拉起幕布，又放起了过去年代的老电影。刘德保还把老电影的宣传做到国外。在2006年第二次去新加坡，就是应新加坡国家艺术节之邀去举办“老电影百年收藏展”的，展览办了26天，展示了多部老式放映机、老唱机，百幅电影海报，并每天放映中国优秀老电影，受到当地收藏界、新闻界和广大侨胞的广泛赞誉。2010年去奥地利交流，也是应奥地利国家电影博物馆的邀请，以中国老电影为主题的，他还向主办者赠送了一台国产的8.75毫米放映机。

令我意想不到的刘德宝先生的祖籍是山东滕州。老乡相会格外亲切，他说，他的母亲朱秀慧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滕州乡下的抗日战士，当过儿童团团长。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值得骄傲的母亲、有着老革命根据地传统的熏陶、有着红色氛围的教育、有着铁道游击队、台儿庄浴血奋战英雄魂的激励，成就了这位红色收藏家的惊人壮举！

刘德保，枣庄人民为你骄傲！

（毛泽东题）、“英烈千秋”（蒋中正题）。

冯治安、李文田两将军联名致电冯玉祥先生，报告了张自忠殉国的经过。得知张自忠死讯，冯先生痛哭失声。冯先生说：“我读了这个电报真如晴天霹雳，震我肺腑，我不仅哀痛这位二十五年来共患难的老兄弟的死亡，更痛惜在此抗战的重要阶段上牺牲了一员大有作为的猛将，这真是全民族的重大损失！九个月前，他向我说的坚决杀敌的话语，不料竟成了遗言；九个月前，雄健勇武的身躯，不料而今闭于一棺，不能重睹了！真是如断我臂，痛彻心胸。”冯玉祥在万分悲恸之余又写下《痛悼张自忠将军》一文。

发动“北京政变”

扼守台儿庄的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号称“孙钢头”的孙连仲。他曾随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北伐胜利后，在冯玉祥的直接安插下，就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甘肃省代主席。中原大战后所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抗战中取得“台儿庄大捷”，名扬天下。因战功授衔陆军上将，曾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主持华北日军投降仪式。

池峰城在北伐战争中成为西北军中 youngest 的旅长。他与董振堂一起，被称为孙连仲所率第二集团军的两颗明珠。傅作义是中国著名的“善守将军”，当他看过台儿庄一役的战例报告后，曾称赞池峰城：池将军是中国战史上一神人也。抗战期间，被誉为“铁血将军”。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黄樵松被提拔担任冯玉祥卫队连连长，不久升任营长。台儿庄大战时，黄樵松曾带领军乐队、歌曲队上前线助阵，并且在信阳“抬棺”大战日军，他在抗战期间名噪一时，威震敌胆。

还在日军开始进攻山东时，作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就曾来山东督促韩复榘抗日，韩未从命。冯到德州、桑园前线视察战事以后，用手帕捂住半个脸回到济南，斥责韩损害了西北军抗日声誉。他说：“我半边脸已无颜见全国的父老乡亲了。”当第二集团军坚守台儿庄苦战之时，冯玉祥不断从武汉打电话给孙连仲、田镇南等，激励各部将士英勇杀敌：“保住台儿庄，保住西北军的抗战荣誉，不要给西北军丢脸。”孙、田起誓答覆。最终迎来台儿庄大捷，冯玉祥当晚欣然命笔，赋诗以记：“徐州东北台儿庄，军事据点为最上。倭寇来攻打，主力移此方。机谷各师称劲旅，孤军深入半阵亡。飞机掷炸弹，大炮火力强。一月以来争夺战，杀得强盗心胆丧……”（二十七年四月七日 夜）